

百草媚

倾世大匠

倾世大匠

苏曼凌——著



百年媚

—— 1911—1949 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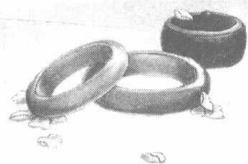


百草媚

倾城大匠

附赠

苏曼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草媚 / 苏曼凌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8.5

(倾世大医系列)

ISBN 978-7-5143-6696-9

I. ①百…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3977号

百草媚

作 者: 苏曼凌

责任编辑: 曾雪梅 朱文婷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305千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6696-9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言

仰慕传统中医药文化，还是在我做了母亲之后，生活的点点滴滴渗透着祖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我目睹中医的针灸、推拿、药浴在病残儿童身上发生的奇迹。在北京西苑的一家康复医院，很多韩国友人慕名前来，为自己的孩子治疗。因为中医药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国粹，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无法替代的。

我一直想尝试写这样一个关于中医药的故事。思虑良久，终于决心动笔了。我选择的背景时代是南北朝的侯景之乱，这段历史是我熟悉且有“讲述”冲动的，所以写起来极为顺手。

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由于教育的发展，秦汉时期的医学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战争、瘟疫、流行病给医学家们提供了更多的临床机会。长足发展的医学理论、不断丰富临床经验、比较完善的医务制度，构筑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三个特点，反映了此时医学方面取得的斐然成就。东汉时，张仲景曾撰《伤寒杂病论》，魏晋时王叔和将此书进行整理，进一步分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他撰写的《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皇甫谧的《黄帝针灸甲乙经》，将祖国中医针灸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另外，还有葛洪的《金匱药方》、南朝人陶景弘的《本草经集注》，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医药著作。

还有《太平广记》里《医者》篇除了讲述魏晋南北朝医者的高超医术，居然还有妖鬼狐神的诡异病例。不得不说，医巫的分离使中医学更具有辩证性、科学性、实用性和理论性。但是在我看来，所谓玄巫不过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好愿望而已。有病治病，无病消灾，是当时每一个人心中的理想模型。从太医令、太医丞、药丞到庶民信奉的江湖郎中，都适应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需要。从远古至今天，中医领域似乎仍然有很多难解的谜，需要后人去追寻它们的答案。

本文的线索是结合南北朝出了七世十二位名医的徐氏家族，用徐陶两家在乱世中的爱恨离愁来诠释这种特殊文化背景。我想写的故事，是通过两代人爱的延续，通过婚姻的理念完成“医”和“药”的结合，在这条道路上，这两个概念是无法真正隔离开来的，它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为一体，用它们无可比拟的优越特质和神奇魅力向读者敞开心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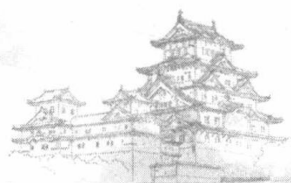
书中的扶南国就是今天的越南、柬埔寨，史书记载，在梁武帝时期曾经遣史来献地方物产。这个细节被我加工成了一段没有结局的异域之恋，由此产生了下一代的爱情纠葛。我将南北朝的历史元素与中医药世家的纠缠、血雨腥风的战乱相融合，并在刀光剑影中提炼我们中华民族所具备的人性的光辉的一面。那就是，在任何困难下，我们都要坚持下去，保护我们的文化精髓。

我记得故乡有一位出自中医世家的医生，到现在仍然坚持用针刺、艾灸、药治、刮痧、推拿、药浴来治疗各种疑难病症。他告诉我，民间的中医之所以以家族的形式流传下来，是因为从诊疗、开方、配药到成药的制造甚至愈后随访，都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可能酿成大错，所以非自己人不能信任，所以先秦时就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说法。他很严谨，不仅吸收了家族的经验，还师从名医进行了钻研，用“平心”的概念来诠释中医与养生的内涵。

我想，正如书上所说，中国历史上曾遭遇无数次病役侵袭，却从未像欧洲那样，一死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彰显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上的独特优势。所以说，中医要在继承中创新，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使伟大的中医药重新焕发生机。

当累了一天的人们，闲暇之余，可以翻开一本图文版的《本草纲目》或者《黄帝内经》，在那里，你会看到美丽的花草树木和难得一见的珍稀物品，甚至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看到大自然为我所用，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勇敢、坚韧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从那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哲学观、美学观和价值观，感受出他们和大自然亲密而又矛盾的艰辛。这份艰辛的过程，正是提升我们的契机。

我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医师朋友王雪梅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真挚地感谢！本书中所有的古方都来自医学著作，其可用性有待斟酌，请不要轻易尝试。另，本人因水平有限，恐有众多不足，请各位读者和朋友批评指正。



第十二章	当归不归时	148
第十三章	杜衡望江南	166
第十四章	蒲草韧如丝	180
第十五章	龙葵换龙珠	196
第十六章	贯众同根生	213
第十七章	远志不曾忘	229
第十八章	首乌九九劫	247
第十九章	连翘似人心	261
第二十章	金盏勿雪耻	277
第二十一章	紫菀诉心酸	291
后记		306
附录	关于扶南国	309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豆蔻香满庭

001

黄芩枉断肠

015

香蕈作珍馐

029

车前乱五月

041

桔梗亦有心

053

细辛壮肝胆

064

凌霄蔓数尺

076

兰草缠玉簪

088

茜草染芳菲

104

商陆难解怨

117

芝草天地生

133



第一章 豆蔻香满庭

从建康城的朱雀门而入，一直往北，过了宣阳门，再往东约三百米，是一间有着近百年历史的药堂。正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块漆黑的木匾，“百草堂”三字如强龙劲蛇，入木三分，气势非凡。

再往东远眺，是一座横卧的小桥，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小桥两岸，烟丝轻薄，到处飞舞着绵绵的梨花雪。

百草堂里，一排排方方正正的暗红木格，不经意地沁出淡淡的天然之香，让人心旷神怡。一个柳腰娉婷、顾盼生辉的紫衣女子，娴熟地裹好一包草药，忽然又顿了顿，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即转到后堂，取出一块羊肉，同样用纸包好，走到堂前一个佝偻着身躯的六旬老妇面前，轻轻将草药和羊肉包塞入那老妇手中。

“陶姑娘，上次的药钱……”老妇人诚惶诚恐地接过手中的草药和羊肉，显得不安和愧疚。

四周是陆续来往抓药的人流和两个忙得不亦乐乎的药工，这一切并没有引起什么风吹草动，似乎已经司空见惯。

那个叫陶媚儿的女子嫣然一笑，如耀眼的枸杞，映红了窗外的百花。

“大娘，药您尽管拿去用。豆蔻仁两枚，高良姜半片，加水一碗合煮，去渣取汁，再以生姜汁拌好倒入，和面粉做成面片，在羊肉汤中煮熟，然后空腹

吃下即可。这是治胃弱呕逆不食的方子，非常有效，您试试。”

陶媚儿无奈而顿生怜惜，一个孤寡老人，靠几亩薄田度日，何其艰难，怎能再忍心索要银两？只不过，本欲买来为父亲做药膳的羊肉也要拱手奉送了。

“陶姑娘，您真是体贴入微、宅心仁厚、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大娘，我只是个行医卖药的小女子，您这样说，我岂不是要坠入秦淮河，羞惭而死？”陶媚儿轻嗔，打断了老妇人的奉承。

“这……陶姑娘言重了。人都说言多必失，是我失礼在先了。看来是恭敬不如从命了……”老妇人一边感慨，一边拭泪。

“这就是了。”看到老妇人千恩万谢地缓步离去，陶媚儿方才轻轻舒了口气，看着自家后庭从门内露出一抹春色，哑然失笑。

一块小小的田圃内，几朵木槿花盘小如葵，颜若紫荆，艳丽中带有少许的淡泊，在静谧的深庭中淹没了世间的浮躁。那株巨桑苍翠碧绿，既有小家碧玉的婉约，又不失浑厚之气。

浓密的树荫下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罐和药杵，那是中途怠工的兄长陶重山的杰作。

只稍稍一皱眉之间，便看到百草堂学徒金正匆匆走到近前，递过一张藤纸，不远处还跟着一个人。这藤纸出自剡溪，以当地出产的野藤制成。只因这野藤到了用尽的边缘，因此这纸便显得尤为珍贵。

抬眼望去，果然不出所料。来者遍身绮罗，白须飘飘，一看便知是富贵中人。藤纸上极为潦草地写着一个方子，与这高贵的纸笺相比，那墨迹显得有几分不谐。

只是，那老者气势汹汹，怒视着金正，似乎有深仇大怨，大有不甘之势。

“你说，为什么不给我抓药？我出银钱，你们卖药。如此冥顽不灵，不怕砸了你们的招牌？”

“您这方子不能用……不是我们不做您的生意……”金正偷偷看了一眼正在思索的陶媚儿，怯声说道。

“什么？”老者眉头紧锁，胡须随着混浊的喘息飘荡，“这是哪家道理？你管我买什么药！我走遍了京城大大小小十几家药堂，好不容易到了这百草堂，

为何不做我的生意？那么请问，这百草堂的大门是为谁而开？”

金正拉了拉头上裹着的青色头巾，苦笑着说：“小姐，你怎么还不快来救命？我撑不住了……”

陶媚儿轻轻摇头，叹道：“请见谅，这位老伯，我们实在是不能按您这方子抓药……”

“为什么？”那老者捋着胡须，有些气恼，“没听说过这药店放着现成的买卖不做，还把方子退回来的！”

陶媚儿轻笑，白皙的皮肤隐隐现出几丝红晕：“老伯，不是我们不做您的生意。身为药学家，我百草堂自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百年声誉。”

“什么？已有百年？”那老者顿时一愣，“我朝自开国到今，不过方四十七载，难道前朝这药堂就已经在了吗？”

“一点儿不错……老伯，我用百草堂的声誉向您担保，来到这百草堂，您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绝对不会有害人之心。”

“哦？”那老者又捋了一把胡须，怒气渐隐，不禁环顾四周。

在他不远处，凹嵌着一个巨大的葫芦药瓶，斑驳的表面光滑内敛，古旧的色彩昭显着百年的沧桑。葫芦药瓶表面赫然雕刻着一个远古人物赤松子的图像。传说此人为神农时人，善于识药炼神，能入土不腐，入火不焚，是历代医药世家所推崇之人。

“这百草堂经历了这么多战乱和纷争，居然能开到如今，看来果然有过人之处！”

“老伯，您方子里的甘草和海藻本是药性相反之物，绝不能同用……若我冒失，只顾自己利益，就违背了救死扶伤的本意了。”陶媚儿清脆的声音宛如莺啼，拨开了清晨的宁静。

“还有这等说法？”

“老伯久经世事，可曾听说，老虎中了箭伤，会吃清泥；野猪中了药箭，拱荠菜吃；野鸡被鹰啄伤，会以地黄叶贴在伤口；老鼠吃了信石，只要喝了泥水，很快就安然无恙了……还有，被蚕咬了，以甲虫末覆之；被蜘蛛咬了，以雄黄末覆住伤口即可。万物相生相克，只要有立，就有破……这草药也便是如此。”

“什么？原来如此！”那白须老者如梦初醒，顿时怒目圆睁，胡须飘动起来，“那个江湖术士果真失德，还说是什么祖传秘方，原来又是一个骗取钱财的小人！”

“老伯，听您口音，必然不是京城人士吧？”

“我本是来京城做丝绸生意的。有一孙女，今年七岁，却从小体弱多病，因此想在京城找一名医帮她诊疗。谁料昨天遇上一江湖郎中，说是能治百病，于是就信以为真了。”

陶媚儿听到这里，笑容骤敛：“老伯，这个需早早医治，晚了可能会误了令孙女的治疗时机。”

“可是，我如今该如何是好？”老者愤愤地撕碎了手中的药方，颓然跌坐在堂中一青藤椅上。

“老伯放心，您既然已经到了京城，在这藏龙卧虎之地，还怕找不到名医吗？”陶媚儿纤手轻轻朝东一指，“与这百年药店相邻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氏，老伯可以亲自去看看。”

“徐氏？”那老者混浊的眼神在陶媚儿的盈盈笑意中渐渐清晰，嘴唇战栗了起来，“你是说出了七代名医的徐家吗？”

陶媚儿轻轻点头。这隔行如隔山，若要医病，先要解惑答疑，若没有仁人济世之心，便是无水之源、无米之炊，难以除病去忧。

那老者果然欣喜若狂：“没想到，来到京城的第一天就遇上徐氏传人，我孙女有福了！”

陶媚儿从柜台后走出，手中拿着一个红色锦盒，说道：“老伯，我正要过去送药，请随我一起来。”

“好，实在是太好了！”老者欣笑，赶紧跟在陶媚儿后边。

“小姐且慢，你还没有给我讲这气血运行的道理呢，这就走了？”在旁边伫立的学徒金正终于按捺不住，不满地嚷了起来。

陶媚儿叹了一口气，忽然大声说道：“气能生血，气动则血生。从食物转化为水谷精微，从水谷精微转化成营气和津液，再从营气和津液中转化为赤色之血，每一程都离不开气动。”

“真奇怪，小姐，你讲的比医书上浅显多了，小的一听就懂了。”金正挠了挠头，嬉笑道。

“好了，我先去了。”陶媚儿看那老者正听得入神，不禁嫣然一笑。

“小姐，你是急着去看小徐医，还是老徐医？”金正边嬉笑着，边往远处躲去。

“你！”陶媚儿嗔道，“过河拆桥不是我百草堂之风，小心你的舌头！”

“嘿嘿！”金正偷偷笑着，急忙躬身躲入高大的柜台之内。

“等我回来再和你理论……老伯请随我来……”陶媚儿踩着细碎的脚步，转身从侧门出去。

那老者被陶媚儿的娇俏逗笑，随后赶紧跟了上去。

穿过一条飘着乱絮的狭长胡同，又进了一道侧门。门内千回百转之后，豁然开朗，俨然又是一后庭，只是庭内芳树奇花，豆蔻花艳繁色深，赛过了满园芳菲。

“老伯，从此门穿堂而过，便可看到徐大医在坐诊了。我还有事要办，去去就来。”

“好，多谢姑娘，请姑娘自便。”老者说完，拱手而别。

陶媚儿双颊生晕，定了定神，继续往后庭深处而去。越过一道拱门，篱笆两侧点缀着几盆香红的石斛，根茎深深埋入一堆不起眼的沙砾中，静悄悄地呈现着娴静的一面。

忽然，只觉一阵劲风卷过，身子一紧，一个雄健的胸膛夹带着狂风骤雨般的肆意，紧紧向她逼来。没等她惊魂落定，唇上骤紧，顷刻被一股熟悉的气息覆盖，险些窒息。

“天琳……你……”她企图用力推开眼前的桎梏，却发现对方的手臂已然如蛇一般紧紧缠绕着她的曼妙身躯，再也无法分开。

“媚儿，我想你……”徐天琳依恋而迷离，无法割舍到手的甜蜜，“母亲已经说了，今年就把我们的婚事办了……我真的已经等不及了……”

“天琳，不要！”陶媚儿大急，气咻咻地用力推去。

院落里轻轻起了一阵风，几片花瓣落入草地，啪啦一声，捆着的绳索忽然

断了，门上卷起的竹帘落了下来，遮住了这旖旎的一片春光。

陶媚儿趁机将手里的药物朝徐天琳头上重重砸去，只听到他终于“哎呀”一声，松开手来，捧住了头。

“媚儿，你好狠啊，居然谋害亲夫……”

陶媚儿弹了弹有些松动的锦盒，轻轻地白了他一眼：“你活该！耽误了我给徐伯母送药，小心我恨你一辈子！”

徐天琳啼笑皆非，连忙抢过了锦盒：“什么？你真要恨我一辈子？”

陶媚儿重新夺了过来，高高举起：“我要亲自送给徐伯母，不用你代劳。”

“什么贵重东西让我的媚儿这样殷勤？”徐天琳意图再抢过来看，却被陶媚儿轻盈地一转身躲过。

“哼，偏偏不告诉你！”陶媚儿轻轻一跃，躲过了徐天琳的堵截，朝内堂飘去。那锦盒里边是父亲近日收来的一支野山参，父亲不让卖出，让自己送给徐伯母滋补身体。

“我母亲不在寝室。”徐天琳宠溺地看着心爱的女子颦眉微嗔，与满庭芳菲融为一体，不禁怦然心动。

陶媚儿羞涩一笑，理好垂落的青丝，转身回首，踩着落花小径，朝正堂而去。

徐天琳痴望良久，终于回神，追了过去。

堂中还有幢幢人影晃动，疲惫的徐立康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徐夫人在他身后轻摇蒲扇。二人情深笃定，琴瑟和谐，让人生羡。

“古人云，神太用则劳，静以养之。这位夫人，回去每晚睡前盘腿而坐，屈指点压双侧涌泉穴和足三里穴，每次五十至一百下，直到酸麻胀感为宜。”说完，执笔写下了一个“静”字。

那中年妇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纸笺上墨痕犹湿的“静”字，不满地说：“徐大医，我的药方你还没开呢，这是什么？”

“这就是方子，拿去照行就好了，一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可是，”那妇人眉头紧锁，怒气渐渐涌上，“我花重金请徐大医看病，就只得到这样一个字？”

徐立康微微摇头：“夫人，此时可觉得胸中有异物堵塞，气血不畅？”

那妇人一怔，随即点头。

“这就对了。肝脏于人，犹如大将军一般，神貌威严，怒火冲天，人之发怒，其脏在肝。夫人话没出口，已带三分怒气，久而持之，使肝脏无法疏泄，郁结于此，导致气血不调，则必然引起胸肋、小腹疼痛，或头目胀痛，乃至晕厥……”

那妇人听了，随即面红耳赤：“原来如此，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要知道，医家的方略只不过是辅物，真正要医治病体，还要依靠病者的心志坚定啊。那两个穴是长寿穴，只要夫人耐心按照我所说，平日里注意节制，自然就不药自医了。”说完，徐立康朝徐夫人点头，徐夫人会心一笑，拿出一本厚书，塞入那妇人手中。

“这不是《金刚经》吗？”那妇人不明所以，诧异万分。

“佛家与道家的‘静’字诀与我们医家的调养，好比江川河流，终归大海，根本就是一脉相通啊。”

“这位夫人，回去多抄几遍《金刚经》，自然会有心得。”徐夫人敬仰地看着夫君，轻而对那妇人微笑而语。

那妇人起身谢过：“没想到，徐大医的医术如此精湛。听完徐大医一言，我才幡然醒悟，自己真是井底之蛙，见识浅微。”

陶媚儿听到这里，微微一笑，走上前去：“这位夫人不必介怀。所谓术业有专攻，不知者不怪，答疑解惑，也是医者之道。”

“媚儿来了。”徐立康与徐夫人欣慰地笑着。

“家父让媚儿前来，给伯父、伯母送这支难得一见的老山参过来。”陶媚儿没等徐立康夫妇说话，便又接着说，“家父叮嘱媚儿，请伯父伯母务必收下，否则回去就要责怪媚儿。”

徐夫人摇摇头，笑道：“这个陶兄弟啊，真是有心……让你们父女费心了，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天琳，收好。”

徐天琳一只大手腾空而过，接过了人参，对陶媚儿撇嘴：“怎么样？到最后还是要落入我的手掌心，你何必舍近求远呢？”

“你……”陶媚儿自知无法逃脱徐天琳的揶揄，于是低头躲避开来，“伯父请继续忙吧，媚儿不打扰了，这就去了。”

“媚儿你……”徐天琳这才发现自己得了便宜，却唐突了佳人，不禁心生懊悔。

陶媚儿素腕上一只珠环，熠熠流光。那正是他当年送的一双珍珠珥，只因当年去秦淮河送药丢失一只，只剩一只，却被媚儿以红绳系在腕上，一直不肯丢弃。她一身紫气飘逸灵动，两只荷花履轻抬，在众人的艳羡中对徐立康夫妇点头施礼，便转身欲从正门出去。

“等等！”徐天琳不顾众人的嘲笑，想偕香风而去。

徐立康夫妇相视一笑，抿住了嘴，不再言语，继续为众人诊治。

谁料，忽然砰的一声巨响，眼前一个庞然大物裹着飞扬的尘土，呼啸着落入堂中，几个黑影裹着一阵风声如鬼魅般飘进来。走在前边的陶媚儿惊叫一声，已经跌坐在门侧。

再回身看去，徐天琳猝不及防，一条右腿居然被那庞然大物压住，不禁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叫。情急之中，他仍呼唤着陶媚儿的名字，却不料被一盗匪用刀柄重重一击，便再也没了声音。

“天琳！”堂中传来徐夫人心痛的呼唤，陶媚儿的心暗暗沉了下去。

那是一口红色的楠木棺材，上边一个巨大的“奠”字，夸张地渲染着沉痛和悲怆。这棺木虽然做得极其精巧，但在这间偌大的济世堂里，显得触目惊心。等待诊疗的众人顿时万分惶恐，乱成一片。

“哪个是徐立康？有种的站出来！”一声粗喝，吓得周围众人如避蛇蝎，纷纷躲开。

那走在前边的人，身穿灰色短打，一双虎皮靴赫赫生威，一只手叉腰，另外一只手扛着一把锃亮的尖刀。那满鬓的胡须和头发杂乱交织在一起，俨然一个盗匪首领。

徐立康挺身护住瑟瑟发抖的夫人，近前问道：“请问诸位找我有什么事？”

“你就是徐立康？哈哈！”那盗匪首领歪头瞪着徐立康，“看面相还有些模样，不像个庸医，但今日我偏偏要揭开你的真面目。众位可知道，这个人